

对话老君柏

严维佳

寻迹 陕北

丙午惊蛰，春意渐浓，风和日丽，万物生发。

赴轩辕福地黄陵县，只为探访一棵树——一棵与桥山八万多棵龙柏中的黄帝手植柏、保生柏同科同属，同为五千年树龄，不久前刚搬入新家的老君柏。

老君柏的新家，位于延安市黄陵县阿党镇川庄村。初见老君柏，我着实被它高大、伟岸和健硕的形象所震撼。它树高近15米，树身胸径达3米，树冠幅平均超16米，树体东北方向呈V字形，分为三大主枝：东枝似龙爪，南枝似龙头，北枝似龙尾，正面则酷似中国地理版图，呈龙头凤尾之状。

静静伫立的老君柏前，古柏枝繁叶茂，生长旺盛，威风霸气。仰望这棵五千年的老君柏，我仿佛不是在仰望一棵树，而是在仰望我们民族的祖先，仰望我们文明的祖脉。

此时，恰逢一阵春风拂面，老君柏

的古树新叶，婆娑着、舞动，像是在跟我们点头示意，又像是在与我们隔空对话。

“您好，老君柏，我们是奉命从省城专程来此看望您的。”我首先说明了来意。

“你好，后生，谢谢你们来看我。”

“您知道吗，五千岁的您，跟轩辕庙里的黄帝手植柏和保生柏，都被列入国家重点古树保护名录了。”我有些急不可待。

“哈哈，我们哥仨都是五千年前，黄帝、炎帝战蚩尤，定都桥山后，带领部落族人相继亲手所植。只是他俩一个守护轩辕庙人文始祖，一个保佑百姓生命健康，我则在这葫芦河边，守望苍生福祉。”

“那您为啥叫老君柏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呵呵，说起我的名字，可不简单。记得那是我三千岁时的公元前110年，汉武帝刘彻北征朔方，得胜还朝时，在桥山上筑‘九转祈仙台’祭祀轩辕黄帝后，来到葫芦河畔的老君神庙，见我在此守庙有功，龙颜大喜，亲自为我赐名：老君柏。这一叫，就是两千多年了。”老君柏显得很自豪。

“噢，可您知道，我们为何专程来看您吗？”我试图把对话引入正题，又问。

“嗯，我猜是不是听说我前些年搬了一次家，怕我在这儿水土不服，身体有恙，放心不下呀？”看来它猜出了我们的目的。

随现场工作人员边听讲解、边环视老君柏，近距离观察它健康的体魄

和勃勃的生机。虽心中似乎已有答案，但对老君柏搬家的经历，还是心生好奇，不由问道：“老君柏，能说说您是怎么搬到这儿来的吗？”

“后生，这事说来话长。记得那是2009年吧，延安市要建设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，我这棵五千岁的老古柏正好在水库淹没区。他们寻思着，让我搬到五里外的新家。虽然周围百姓舍不得我走，可这利国利民的重点工程，咱不支持谁支持？我二话没说，搬！”老君柏动情地说。

“五千岁的身子骨，就不怕搬散架了吗？万一……”我还是不禁为此捏把汗。

“唉，可说起来容易，搬起来难。为了我这把老骨头，可把各级政府难为咋咧。他们请了专业公司和专家团队，先给我做了全面体检：什么土壤测定、探根断根、钻孔观察、营养复壮、雷达无损检测，就好比你们现在体检时做的CT和核磁共振，把我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个遍。”

“听说还给您吃药、打针、动手术了呢？”我也来了兴趣，非要刨根问底。

“可不是么。体检完，专家会诊后，开始给我瘦身理发，他们叫平衡修剪。再把我身上的枯枝败叶、体内的腐坏树瘤、脚下的盘根错节，通过控穴切根、刮骨疗毒、移前复壮，让我焕然一新。”老君柏越说越兴奋，我则越听越入迷。

“那您还记得搬家时的情景吗？”

“哪能不记得。在给我修剪复壮一年半后，2011年3月26日，他们给我脚下带着土球，身上制作钢架支撑，把我固定稳妥后，用650吨的吊车和十轴液压板车，修

了2.5公里专线，历经4个小时，才把我这个老古董搬到了这里。唉，可费了神咧！我记得动身那天，无数周边群众聚在我身边拍照打卡，依依不舍，好多老人抚摸着我的热泪盈眶，把我感动坏了！”

“看来百姓们是舍不得您走呀，可搬到新家，您好像活得比以前更有精气神啦。”在参观间，我试图触摸老君柏那粗壮高大的身躯，无奈，现在的保护措施已完全将这座见证了五千年历史的“活化石”围了起来，我们只能继续隔空对话。

“放心吧，后生。人们都说千年松，万年柏，按专家测算，我虽说五千岁了，但还处于树的中年。我打算好好再活五千年，亲眼见证我们国家江山永固、文化永续、民族复兴哩。”

临别时，回望老君柏，如同回望历史，心中更加充满敬畏、敬重和敬仰！双眸对视间，巍峨参天、苍劲挺拔的老君柏，此时也仿佛在俯瞰着我们，俯瞰它的子孙，俯瞰它脚下黄土地中的一粒尘沙。尽管我们在它眼里或许只是万年一瞬、白驹过隙，可它在我们心中，却是永远值得挂念的民族根脉、精神家园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：老君柏，您若安好，国人才安心；您若安然，民族则安宁。保重，老君柏，祝您生命之树长青！



桃花落处是李塔

于媛媛

清明，我去了李塔。从延安出发，一路向北，过了沿河湾，山便渐渐紧了起来。杏子河在谷底蜿蜒，两岸的黄土阶层层叠叠，像一本被风翻乱的大书。

车子拐进招安镇，再往东北，沿着一条窄窄的沟道往里走，两面的山就压了过来。沟越来越窄，路越来越颠，正当你觉得前方已经没有人家的时候，眼前忽然豁然开朗——李塔村到了。

正是四月天。陕北的春天来得迟，但一来就烈得很。沟沟峁峁的桃花全开了，一树一树的粉白，从山脚烧到山腰，又漫过山梁，像是黄土高原熬了一整个冬天的心事，忽然就散开了。风吹过来，花瓣簌簌地落，落在路边的石碾上，落在那道残破的寨墙根下，也落在一道道被雨水冲刷了千百年的沟壑里。

清明时节的阳光薄薄地铺下来，给这片坚硬的土地镀上了一层柔软的暖意。这个藏在深山深处的古村落，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躺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，躺在漫山遍野的桃花中间。一条小溪从沟里流出来，几十户人家的窑洞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。村口的老槐树不知道长了多少年，树荫下几个老人晒着太阳，一切都显得平常、平静，仿佛千百年来都是这个样子，仿佛那些桃花的陨落，只是这片土地自己的呼吸。

可是，你若肯在村里多走几步，在那些落花的石径上多停片刻，向晒着太阳的老人多问几句，便会发觉，这令人心安的平静底下，沉着极为不平常的分量。村前那座陡然拔起的山岭上，有一圈近乎坍塌的石墙轮廓——那是李塔寨的遗迹。老人会用浓重的乡音告诉你：“这寨子，老辈子就有了，谁也说不清。反正是个乱世，全庄子人就往上跑。”再往沟里深处去，荒草与桃枝掩映处，或许能寻见明朝天启四年的古墓石刻，阴刻着“奕世文明”四个已漫漶的字；清代院落的石门楼虽已歪斜，但两侧“荆树有花兄弟乐，书田无税子孙耕”的联语，依然清晰，道尽农耕时代最本分、最奢侈的梦。

然而，桃花深处，还有另一段更为漫长、几乎被黄土与时间掩埋的叙事。那不仅是关于晚清巨匪董福祥的部队如何掠过山外，民国悍匪汤海彦又如何将这庇护之所变为吸血魔窟；它的根须更深深地扎进了时间的厚土里。当我们的目光越过明清的寨墙，会发现这道山梁，或许在北宋的烽燧图中，就已成为扼守浑州川（杏子河）支脉的一只“暗眼”；再将视线投向更渺远的唐代，脚下这条“浑州川”，其名便源于内附的吐谷浑部落，这里的风曾裹挟着牧马的嘶鸣与羌笛的幽怨。而明代“套虏”南掠的记载里，“扫境一空”的兵锋，几乎可以肯定曾灼烤过这条沟口的空气。

那些故事很少写入正史，却深深地刻进了寨墙的每道石缝，渗入乡老的每次讲述，化为这片土地记忆深处无法磨灭的年轮。一座石寨，就像一枚楔入大地的历史坐标，标记着从唐风宋雨、明边阴影，到清季匪患、民国血腥的层层叠影。

清明风起，卷着陈土的腥气与新花的甜香。我站在村前开满桃花的山坡上，望着那座在夕阳中只剩黑色剪影的孤寨，望着沟底人家缓缓升起的、比桃花更暖的炊烟，忽然觉得，这个村庄的过往，正像这满山的桃花——年复一年，看似热烈而相似地开着，可每一朵，都藏着属于自己的、无人知晓的惊心动魄与地久天长。那纷扬的花瓣下，覆盖着吐谷浑牧人的蹄印、西夏游骑的箭痕、蒙古弯刀的掠影、董部马蹄的尘烟，以及流匪枪口的余温。

我愿逆着杏子河的支流，一步步走进这条深沟，打捞那些沉在时光河床下的断简残篇。从一块石头、一道断墙、一个地名开始，去触摸一个普通陕北村庄所承载的、跨越千年的重与轻。



杨家岭



Yangjialing 邮箱: yjlyfk@126.com



阳春

艾生作

河不语

石开

人生是河床，我是河水
时间，经验与过往
向前，是唯一被命运推搡的方向
风可以改向，云可以散去
只有我，不能回头

暗礁磨去棱角，岔口归于同行
所有喧哗，都在奔赴同一场寂静
没有一滴流动的碑文，能刻进坚硬的河床
流过，就是答案

河床知道我的去向
我懂得河床的沉默
这一生，奔涌
无岸，可回头
无岸，可回头

心归处，是故乡

姚文敬

人替我遮风挡雨，无人伴我一路同行，我只凭着心里的一腔归意，一步步走完了这段慌张却从未退缩的路。

这条路，我一走，就是二十年。

儿时的回家路，是村口那条坑坑洼洼的黄土路。每每放学，我背着洗得发白的布书包，踏着夕阳的光影，一路蹦蹦跳跳地往家赶。路边的狗尾巴草轻轻吻过我的裤脚，泥土沾在鞋边，带着田野清谈的草木清香。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母亲总在那里张望，手里攥着刚蒸好的红薯。那时回家的路很短，短到三步就能扑进家门，闻着院子里的饭菜香，听着父母呼唤我小名的声音，心里满是欢喜。

后来慢慢长大，我去了更远的县城读高中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回家的路也变成了两小时颠簸的大巴。每次我捏着皱巴巴的车票，坐在拥挤的车厢里，看着回家的路越来越熟悉，心里渐渐变得踏实安稳。这条路，装着一周的思念，装着沉甸甸的成绩单，更装着父母在车站

翘首以盼的身影。那时，我开始慢慢懂得：回家的路是一根细线，一头系着在外求学的我，一头连着牵挂的故乡，无论走多远，牵绊从未消散。

再后来，高考过后，我去了更远的城市求学、工作。回家的路，从漫长难熬的绿皮火车，变成了平稳快捷的高铁，回家的时间也渐渐缩短。黄土路、柏油路、高速路、铁轨，脚下的路越修越宽阔，出行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可那份归心的执念，从没有半分改变。

列车缓缓驶出繁华的都市，高楼渐渐退去，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麦田，嫩绿的麦苗随风摇摆，肆意舒展。轨道两旁偶尔掠过几家白墙灰瓦的农家小院，小院门口晒着金黄的玉米，檐下挂着红红的辣椒，烟卤上方，炊烟袅袅升起，熟悉的饭菜香气仿佛扑面而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高铁驶入熟悉的站台，车厢里响起亲切的乡音播报。我拿起背包，随着人流走出车站，晚风裹着故

乡的烟火扑面而来。抬头望去，父母正站在出站口朝着我挥手，眉眼温柔，笑意真切，胜过世间所有风景。

原来，回家的路，从来不只是脚下的路途，更是我一生的成长之路，是心底最柔软之处。它见证我从怯懦懵懂的小孩，长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大人；见证我从事事依赖别人，慢慢活成自己的依靠；也让我在看遍城市的霓虹后，依旧眷恋故乡的月光与灯火。

这条路，温柔又治愈。它藏着半生成长，藏着满心思念，藏着人间烟火，更藏着永不消散的爱与牵挂。这条路，是一生的行囊，是永远的归处。只要它还在，我就有底气，有力量，直面风雨。

回家的路

征文选登

